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一輯  
沈 雲 龍 主 編

天 岳 山 館 文 鈔

李元度撰

文海出版社印行

天  
垂  
以  
饋  
之

以  
錫  
四  
十  
簋

次鑑古鑑古四鑑集  
爽鑑精舍鑑書五先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予與次青方伯之世父遜吾廣文以同鄉舉人相善也至道光庚戌始與次青相識於京邸繇是往來無虛日其議論之符合幾不能判其爲兩人嗣寇事起予以才薄能鮮歸臥山中而君則從會相國擁旄督兵丕有顯功在社稷人方謂君出入戎馬閒必無暇用其畱餘之日力以涉於古其文章或未能並事功兼勝後屢以書抵予兼示撰箚文字予愕然竊怪君首尾十餘年犯瘴霧冒鋒鏑久屢瀕於死中又重廢黜重以連蹇內有憂傷怨誹之鬱積烏能復專力於此事以盡其能乃視其所作較之委巷憔悴專壹之士無少讓焉得非所受者既異而又勤而不已每治軍書少暇輒手一編矻矻不之休及其沛於詞也凡身之所經與心目之所涉

無不畢肖之而出以恣其奇耶去年冬在黔南軍中卽其生平所作爲一集遠屬論定並乞爲之序予受而讀之見其語皆心得多能發前人所未發而於交親久故併命於鋒刃者感悼之餘閒以喟歎詞旨激越悲楚足令讀者隱有所愾於中而大作其義烈之氣其於積忤僉王阨死於危地者尤必詳其死事之本末終始使其節概有以暴白於當時而不泯於後世且使諸奸僉險狠陰賊之私亦無能掩焉足以爲世大戒是殆竊取魯春秋與楚檮杌之旨也日者鋪敦師旅架入烏道窳菁中出百死奪賊老巢以次徇各寨皆下思石遵銅五郡一律救平偉乎伐哉君之文益增重天壤矣繇此天岳山當益爲世所景行云同治七年三月武陵楊彝

珍序於朗江書院移芝之室

朗江書院移芝之室

板存南省黎家坡  
退齡庵楊九嘯手



光緒四年春正月平江李元度排次所爲文寫定爲四十卷既訖事乃自序其端曰古無所謂古文也自韓退之氏掃除六代駢偶之體始以古文鳴古文云者別乎時文及儷體云爾凡文之用二曰議論曰敘事議論以理勝經與子之流也敘事以情勝史之流也是皆儒者之立言也而其法則當於經史求之夫經非可以文言也然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則直以六經爲文矣易書詩春秋儀禮之文各不相師亦各詣其極而論語尤簡括如化工肖物無遁形至孟子而辭益昌氣益盛實導韓蘇之先路時爲之也史肇自尙書左氏春秋傳繼之今並列爲經史記漢書又繼之史漢既經降一等然敘事之義法已大備劉氏七略阮氏七錄班

氏藝文志並以史漢附春秋後是史與經合也古立言之士若韓柳孫李歐陽蘇曾王諸家其議論未有不本諸經敘事未有不衷諸史者蓋文所以載道韓歐諸子因文見道其次求近道又其次求不畔道苟塙有心得能抒所獨見則皆可與經史相發明焉且夫六經之論文備矣易曰修辭立其誠又曰其旨遠其辭文又曰言有序又曰言有物惟其有物故能立誠不誠則無物矣惟其有序故稱修辭言之無文行不遠矣書曰辭尙體要詩曰有倫有脊記曰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皆此義也至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則又舉修辭之旨顯揭之蘇氏所謂文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者也雖然不可不知其病焉曾子嘗言之矣曰出辭氣斯

遠鄙倍不專爲文言文之病實盡於此也蓋凡性質之柔而毗於陰者其失也多鄙鄙之病恆在辭性質之剛而毗於陽者其失也多倍倍之病恆在氣然則遠鄙倍當柰何太史公曰擇其言尤雅者雅則辭遠乎鄙矣韓子曰其皆醜也而後肆焉醜則氣遠乎倍矣是故爲議論爲敘事卽經史求之有餘師也元度孤生失學頗嘗有志於古文初奪於制舉業繼誤於從軍今且老矣欲再從事於經史而心有所見力不足以赴之辭不足以舉之其得免於鄙倍者幾希然既略有所知見卽不能自閤其說故言理不敢墨守先儒蘄就吾心所安者質言之以證人心之所同然而離經畔道者不敢出焉又身在軍中久所見鉅公名將烈士死職死綏者多

平生雅故爰就所聞見各爲別傳以存其真亦史民之支流餘裔也自念三十年日力多費於此姑過而存之以就正海內立言之士計爲類二十有八爲文五百一十有六不用漢唐寫書首尾相銜法冀續有所作可依類以登也而各類中仍略述源流派別及所以云之意而自發其例云

天岳山館文鈔目錄一

論

文家之有論體也自論孟始也劉彥和曰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卽其經目稱爲論語嗣是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於石渠論藝白虎講聚述聖通經論家之正體也斯言韙矣姚姬傳謂論原於古之諸子而吾師曾文正公每論文必探原於六經所見並與劉氏合惟論箸類文正僅錄孟子文凡八章則說猶未盡竊謂孔子論大哉堯之爲君舜禹有天下不與禹無閒然泰伯可謂至德殷有三仁夷齊不念舊惡是卽堯舜禹泰伯箕微比干夷齊之論也論管仲器小桓文正譎季文子三思臧文仲

竊位居蔡武仲要君甯武子之愚史魚之直蘧伯玉子產之爲君  
子平仲之善交令尹子文陳文子之忠清孔文子公叔文子之諡  
文以及子謂子賤南容公冶長賢哉回也諸章各以一二語定其  
生平皆論體也舜有臣五人回也其庶乎齊景公有馬千駟逸民  
伯夷叔齊諸章又合論體也至孟子則論尤詳備如禹稷當平世  
顏子當亂世曾子居武城子思居衛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兩人合  
論體也其辨舜南面堯瞽北面禹不傳賢而傳子及伊尹割烹百  
里奚自鬻孔子主癰疽諸章就一事立論之體也柳下惠不以三  
公易其介子產惠而不知爲政仲子惡能廉匡章未爲不孝此就  
一人論其得失也舜發於畎畝之中及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孔

子之時此合數人論定之也其議論波瀾意度直開蘇氏父子之先矣蘇氏諸論正祖述孟子也韓子亦時時學孟余學文時偶及茲體非敢云可存聊以寄讀書論世之意云爾

章氏學誠曰論說之文其原出於論語周秦諸子各守專家雖學有醖駁語有精粗然推其本意則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筆之於書而非必有意於爲文是論之本體也昭明文選諸論若過秦辨亡諸篇義取抑揚咏歎乃史家論贊之屬與唐宋文家諸論名同而實異然養生博弈諸篇則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行而諸子衰之時會也

文章貴有獨見忌摹擬剽襲漢王丹弔友人之喪大俠陳遵賻贈

甚盛有德色丹徐以一縑置几上曰此丹自家機杼也遵慙而退  
文家之機杼尤貴自出然亦未可概論昌黎送窮文仿逐貧賦毛  
穎傳仿驢九錫文平淮西碑仿舜典畫記仿顧命諫佛骨表仿無  
逸柳州賀王參元失火書仿叔向賀貧及說苑公子成父賀魏文  
侯御廩災老泉文甫字說本伐檀詩毛氏傳張文潛又襲之爲文  
論劉夢得許州文宣王廟碑又仿平淮西此類不可枚舉然猶僅  
撫其體段意境也若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原遠遊篇崔駰達旨全  
用子雲解嘲則并襲其辭矣近人劉海峯夷齊論與王荆公同袁  
簡齋金滕辨與王廉同一人之耳目豈能遍讀古人書殆暗合耳  
余讀書偶有獨見輒筆之於簡及博考之多古人所已言又引用



古今人語往往不記所從來口熟焉遂如己出然則王丹所云蓋未易言哉

舜論 皋陶論 伊尹論 秦伯論 殷太史論 衛武公論  
鉏麇論 公山弗擾召孔子論 有子請行徹論 孔子誅  
少正卯論 子產論 伍員論 陳平周勃論 丙吉論 狄  
仁傑論 駁王夫之李綱論 李東陽論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

三

天岳山館文鈔卷一

平江 李元度 次青

舜論

戰國時邪說誣民。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若堯瞽瞍北面朝舜。及割烹要湯。主癰疽侍人。食牛干。穆公諸說。皆荒幻俶詭。微孟子放淫息邪。害將無所底。獨惜其於萬章完廩浚井之問。未據理辨其誣耳。是說蓋齊東野語之尤不經者也。何者。舜年二十以孝聞。實。在帝堯之六十載。越十載。四岳揚之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乃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此三十徵庸之本。

末也。當元德升聞時，瞽及象已爲孝所諧，烝又不格，姦矣。所謂允若也。又閱十年，必益化於善，使尙欲殺其子，弑其兄，盜其嫂，則人倫之大變，姦孰甚焉。而何又且若之有。舜初耕歷山，則人讓畔，漁雷澤，則人讓居，陶河濱，則器不苦窳，所過者化，行路之人皆被之。况在骨肉，若爲都君，時尚有此禍，則是頑者愈頑，傲者且至於逆。家不能正，烏得爲聖人哉。且以人情事勢揆之，萬萬無此理。方是時，舜已徵五典，宅百揆，賓四門，納大麓，越二年，卽受終文祖以位，則都君也。誼則帝之館甥也，倉廩備矣。何待舜自完，浚井，尤賤役也。瞽卽使舜，舜胡不轉使人百官俱在一矢口聞耳，乃貿貿然自迫於險，徒恃兩笠自扞而下，及匿旁穴得免，瞽能焚廩，卽能焚笠。

象能揜井卽能揜旁穴舜柰何以父母遺體天子之重臣效尾生抱橋之信以自速其死邪且其時九男安在二女安在百官安在其立而疾視其死歟抑俱不悟其姦計歟萬一舜竟死吾不知九男二女百官何辭以謝帝也况井廩二役其一日事邪先令完廩焚而未卽死又令浚井雖三尺童子知其爲阱也若事非一日瞽雖頑一擊不中術亦不堪再試矣大智如舜豈猶入其彀中邪抑豈明知之而自恃可以濟險姑從命以彰親過而益重吾名邪孔子以曾子芸瓜受杖爲非孝告以舜之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逃索而殺之未嘗在側愚成親之過也烏虜此所以爲舜也完廩浚井視大杖何如而敢以身嘗試邪或曰舜純孝人也父有命知死

不敢逃其不死則天耳信斯言也。又何以不告而娶觀其不告則舜非守經而不達權者矣。申生不敢逃死論者猶以謂成君之惡僅得稱恭而舜豈其倫哉。夫人無古今無聖頑其情與勢一也。兒爲都君嫂爲天子女象卽拚舜死九男二女百官必將請於帝以誅其逆象之內其不足食矣。乃遽入舜宮逼二嫂象自度能得此於嫂乎哉。爲此說者蓋欲甚嫂象之罪彰舜之孝不知適以傷舜之心也。孝子善必歸親稱人之善亦必追美其親。今誣其父若弟以絕無人理之大惡爲子者安乎不安乎。然則孟子何以不闢其謬。曰孟子立論往往就一二事以深求義理之精微而務引人於道。公劉非好貨知與百姓同則不妨以好貨目公劉。太王非好色

知與百姓同則不妨以好色目太王其論舜猶是也意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以推極天理人倫之至故事之有無不暇深辨耳雖然井廩之說較北面而朝尤害理傷化不闢之而義實未安不甯惟是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爲事此亦傳聞之過也瞽初惑於後妻父欲殺子或有之弟未必敢殺兄且皆側陋時事也至克諧以孝萬無是事矣象果稔惡不悛舜爲天子卽當放之流之不當親愛富貴之何也忠孝友弟人之大倫存之則人去之則獸以弟弑兄禽獸不若也封之是賞亂也周公誅管叔亦以其干犯倫紀也豈謂害於國則誅害於家則賞乎惟本無殺舜事則始卽不恭厥兄旣而悔之固宜不藏怒不宿怨矣有庠之封不爲過矣嗟乎天使

舜遭人倫之變。原欲立萬世人倫之極。舜克諧以孝。所繇爲法於天下後世也。論者顧以此誣之。舜之孝日益彰。卽腹與象之惡日益甚。舜能無隱痛也夫。



皋陶論

孟子論道統首堯舜而以禹皋陶爲見而知之子夏亦曰舜有天  
下舉皋陶而不仁者遠言皋陶則賅稷契矣能知堯舜者莫皋陶  
若也然觀皋陶稱舜不過曰帝德罔愆罔愆者無過失云爾夫以  
舜之濬哲文明宜若智周萬物者而其命皋陶作士又誠以惟明  
克允是必賞當其功刑當其罪不失入亦不失出乃可謂明且允  
也然而舜不自信皋陶亦不自信也故不頌舜之大智而第以寬  
簡爲罔愆之本至指其寬簡之實則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夫失不經豈可爲訓而對殺不辜而言則甯出  
乎此也且功罪皆曰疑是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猶不能使賞罰悉

當也。但可疑者必從寬耳。不能使罪人必得也。但無辜者不至濫殺耳。烏虜此舜與皋陶深體好生之德。惟恐殺一不辜之苦心也。所謂罔愆。但求不失好生之本心而已。其斯以爲舜。其斯爲皋陶之知舜歟。且夫世之治亂。民之死生。休戚繫乎君相之一心。闇者無論已。正恐天質英明。恃其聰察。而以擊斷行之。自謂無疑。而其失也多矣。夫聰明睿智。豈有過於舜者。乃猶不能保其無疑與失。後之人自視聰明。孰與舜多。而必謂功罪無疑。刑罰悉中。是欲求勝於舜也。舜必不可勝。而民之被其毒。已不可勝道矣。是皋陶所大懼也。皋陶刑官也。而其言若此。然後知申韓商鞅之術。武健嚴酷。悖好生之德。真千古罪人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

其情則哀矜而弗喜。宋歐陽觀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况求而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之二說者，庶幾與皋陶之論相發明哉。自申韓之毒中於人心，後世酷吏史不絕書。卽號稱儒者，亦往往持論偏激，鄙好生者爲婦人之仁。自皋陶觀之，皆堯舜之罪人也。舜之稱皋陶也，曰：明五刑，弼五教，民協於中，時乃功。所謂協中者，未嘗自信爲協也。與其過也，甯不及時。恐失中，乃適得乎中耳。烏虜舜，皋陶明良一德，若此，宜其獨任見知之統而仁覆天下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伊尹論

昔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卒說湯以伐夏救民實古今未有之劫局不特放太甲而不疑爲非常之舉也尹爲聖之任有定論矣近世愁儒乃謂征誅之局始於湯事兩姓之君若循環則始於尹尹說始事之君以伐所嘗事之君尤不可爲訓故孔子無一言及尹所以立臣道之坊嘻此似是而非之說也今夫三代以上之情事與三代以下異夏商去唐虞未遠故俗尤近古古者民之初生榛榛狉狉無主乃亂有智過千萬人能治其眾者則戴之爲君有道濟天下能治眾君長者則戴之爲天子天子視諸侯其貴不甚懸絕其任之重則什伯千萬於諸侯以民之託命者眾也堯爲唐侯

帝摯不能治天下諸侯廢之立堯爲天子堯行所無事人亦不以  
篡兄位疑之本無所利而爲之也堯以天下讓許由由逃之自度  
不能任天下之勞也後以讓舜舜能任其勞及舜讓禹禹復能任  
之朱均坐視無異言亦自度不能任天下之勞也皋陶益稷與舜  
禹比肩事主而迭爲之臣既有君能任天下已則宜北面事之也  
古人以有天下爲苦人之具故無纖毫利天下之心非若秦以後  
天子尊嚴若神惟恐其子孫不世爲天子日防臣下之篡奪而爲  
之臣者亦必別嫌引分以自全也且夫任天下之勞者保天下之  
民也旣爲天子而反毒天下之民則眾共棄之矣如桀如紂毒痛  
四海湯武爲諸侯安能坐視不救故不得已起而放伐之而人卒

無異議信其無利天下之心耳然而征誅之局自湯始湯豈樂開其端所以既得尹卽薦之於桀湯蓋謂桀能用尹卽可救民於水火與己之用尹一也尹亦謂見用於桀卽可救民於水火與見用於湯一也就桀至於五則苟有一綫之機可轉猶不絕望於桀矣惟其下愚不移乃終從而放之不放不足救天下之民也曷嘗利天下哉湯旣無利天下之心而尹之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又早足見信於人故能犯天下之不韙而無所疑其後放太甲迎太甲皆斷然行之與始就桀繼放桀其義一也使以三代後之情事度之則五就五去無異朝秦暮楚之儀秦矣旣事之旋伐之無異放弑義帝之項籍矣卽其放太甲於桐亦無異操卓之挾遷

漢帝矣。充斯類也。堯取兒位。律以春秋之義。近於篡。皋陶稷益。歷事三朝。繩以後世史法。當入雜傳。而豈其然哉。古之人至公無私。無形迹可避。亦無積漸宜防。故不可以三代下之情事概之也。雖然。抑惟三代以上可行耳。後世人心險薄。詐僞循生。強效之適爲大亂之道。是故燕噲子之效堯舜而亂者也。宋襄徐偃之仁義。唐高祖之義師。效湯武而謬者也。霍光效伊尹。不能如伊尹之非道。義不顧則身死而族赤矣。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然謂尹爲不能有二。則可謂尹之事。孔子所不爲。孔子所不言。則大不可信。如其言。則稷契皋陶伯益仲虺傳說及召公太公孔子均未論及之。豈皆有所不滿邪。蘇氏論武王非聖人。亦謂孔子



未嘗稱武不知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繫易言之矣惡在不稱武哉烏虜欲知人者誠不可不先論其世也

粵西彭昱堯子穆作伊尹論世頗稱之予不以謂然故復論之如此

卷之三十一  
論